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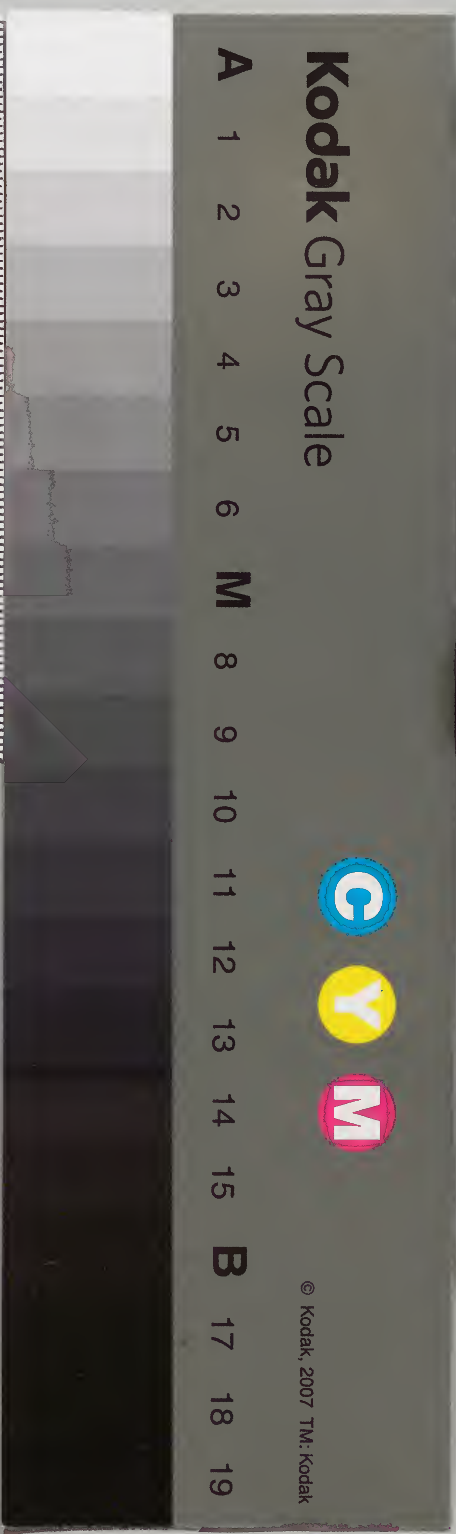
漢書門

類	號	函	架
類	三二	一	八
類	四	六	二
類	冊	架	函

內閣文庫

類	號	函	架
類	八三	一	三
類	四	一	〇
類	架	冊	函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312
冊數	40 (17)
函號	274 68



禮纂註卷之十六

儀禮

聘禮第八

周禮

淺草之庫

禮記

周禮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

相朝也記曰久無事則聘焉蓋有盟會之事

則以事見久無事而問禮濶非邦交之義

故使卿相問大問曰聘小聘使大夫此篇士

言次國大聘之禮於五禮所賓

聘禮君與卿圖事遂命使者若再拜稽首辭君不許乃退

君與卿圖事大國有三卿與君謀國政者故欲行聘必與卿謀之既與謀其聘事遂即卿中而命一卿以為使觀下文宰書幣命戒則此使非次卿之司馬即三卿之司空也

既圖事戒上介亦如之

敖氏曰既圖事乃戒之者以其不在圖事之數也使者言命上介言戒亦異尊卑也如其禮辭也使者與上介必辭者不敢以專對之才自許謙敬也

宰命司馬戒衆介衆介皆逆命不辭

宰傳君命命司馬戒衆介衆介皆行無尊卑之責故受命不辭上介君親戒之衆介命同馬戒之亦異尊卑也

宰書幣命宰夫官具

宰掌制國用宰夫宰之屬也命之使衆官具幣及所宜齎

右命使介具聘物

按小行人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此六物者以和諸侯之如故又司儀凡諸侯之交各稱其邦而為之幣以其幣為之禮記曰多貨則傷于德幣美則沒禮又曰既受行出遂見宰問幾月之資觀此則書幣與官具之當夙戒明矣

及期夕幣

至啟行之期前一夕陳幣而展之

使者朝服帥衆介夕

夕幣亦朝服重其事也必帥衆介同事則同心也

管人布幕于寢門外

布幕者將展幣于其上也于寢門外者敬其事於正朝之處也鄭氏曰管猶館人謂掌次舍帷幕者也

官陳幣皮北首西上加其奉於左皮上馬則

而奠幣于其前

賈氏曰官即上文官具者也陳者陳於幕上所奉以致命者下文享時致束帛加璧以享君玄纁加琮以享夫人者是也此不言璧琮者璧琮不陳厥明乃授之也敖氏曰陳皮不言幕上可知也北首變於執也西上放設時之位左皮尊故加幣于其上馬入則亦右牽之其面猶北首也前謂左馬之前幕之上也此皮若馬之位其享主君者在西享夫人者在東

使者北面衆介立于其左東上

既受行同位也位在幕南使者須視幣故在幕南也敖氏曰北面蓋在雉門內之右宜鄉也君

卿大夫在幕東西面北上

卿大夫當北面今西面是辟使者

宰入告具于君君朝服出門左南鄉

出門出寢門也南鄉以臨陳幣處

史讀書展幣

敖氏曰書謂書享幣之數於方者展謂詳視之下云拭圭遂執展之足以明之矣史蓋幕西東面讀書有司北面展之按上文云宰書幣此云史讀書舊說皆謂書其所用聘物古者邦交必有詞命此書當是問聘之詞也故下文又云使者受書後上介

宰執書告備具于君授使者使者受書授上介

展畢宰執書以告備具因以書授使者使者受書以授上介

公揖入

揖使者并群臣也

官載具幣舍于朝

載載之於車也舍于朝待旦乃行也官謂官人之從賓行者古者載幣之車以人推之

上介視載者所受書以行

鄭氏曰監其安處之畢乃出所受書為當復也賈氏曰証言上介出不言餘人出則舍

于朝以
守幣也

右夕幣一曰授使幣

按夕幣之禮但授幣而未授圭何也圭聘禮之重者也圭所以聘也束帛所以享也聘圭不可以預授俟使者釋幣於禰釋幣於行乃遂載壇帥衆介以受命於朝於是君朝服南鄉而授之圭所以謹之重之也

厥明賓朝服釋幣于禰

為君出使故謂之賓天子諸侯將出告群廟大夫告禰而已凡釋幣設洗盥如祭鄉大夫之服以朝服為正故入廟亦用之將出而釋幣于禰象生時出必告也

有司筮几于室中祝先入主人從入主人在左

再拜祝告又再拜

賓在廟中故又禰主人祝告告以主人將行也筮几亦蒲筮漆几室中與也筮亦束而而几右

釋幣制玄纁束奠于几下出

此正所謂釋幣于禰也凡告有牲幣今無牲直用幣也其幣乃玄纁其數則一束也夫八尺曰制十物曰束每二制合之十制五合為束又五合之中玄以三纁以二此所釋之幣也奠于几下而出

主人立于戶東祝立于牖西又入取幣降卷幣實于筭埋于西階東

鄭氏曰少頃之間示有俟於神又入者祝也埋幣必盛以器若藏之然按埋者即祭瘞之意禮神之物終為神用也

又釋幣于行

此將行而輟祭之意非五祀之行也故氏曰將有事於道路故釋幣于行以告之亦告為君使也此釋幣之儀與室中者異故不蒙如之

遂受命

受命謂帥介以受命于朝也言遂者自是出不復入也

上介釋以如之

如其于禰與行也

右釋幣一曰釋于禰及行

上介及衆介俟于使者之門外使者載壇帥以

受命于朝

使者載壇表行也通帛曰壇朝謂受命之處路門之外使者北面東上

君朝服南鄉大夫西面北上君使卿進使者

君遣使必朝服重其事如見彼國君也使卿進使者加禮也面命而行如下文所云也

使者入及衆介隨入北面東上君揖使者進之

士介立于其左接聞命

上文卿進使者故使者入衆介亦隨入皆北面君又揖使者進之將面命之又進上介立于使者之左使之接聞命也敖氏曰入入雉門而右也接聞命釋所以立于左之意其實此時君未發命也上介必有接聞者爲使者或有故則上介當攝使事故宜與聞之

賈人西面坐啓櫝取圭番纁不起而授宰

至此乃授使者以圭也敖氏曰侯蒧王之器西面坐啟之則是近於君而或亦在東矣纁

以帛爲之表玄乘纁所以藉王而又揜其上者番纁謂開之也開而不揜則其纁番授玉不起賤者宜自別也宰於其右亦坐受之

宰執圭屈纁自公左授使者

鄭氏曰屈纁者斂之禮以相變爲敬也自公左贊幣之義曲禮曰詔辭自右贊幣自左敖氏曰屈纁以纁揜王之上也

使者受圭同面番纁以受命

鄭氏曰同面者宰就使者北面而授之既授之而君出命矣凡授受者授由其右受由其左敖氏曰於使者受圭公乃命之明其執此以申信也

既述命同而授上介

使者受圭受命又同而命并圭以授于上介也

上介受圭屈纁出授賈人衆介不從

賈人亦同行者授圭於賈人令其善藏之也上介受賈人訖當復入故衆介不從以待之自賈人取圭至此凡三授受或垂纁或垂練蓋相變以為儀然亦莫不有義焉上介出授賈人賈人以他饋藏之

受享束帛加璧受夫人之聘璋享玄纁又加

璋皆如初

上授圭與命此方授以聘幣璧也鄭氏曰享獻也既聘又獻所以厚恩惠也帛今之璧色緇也夫人亦有聘享以其與已同休為國小君也其聘用璋取其半圭也君享用璧夫人用琮天地配合之象也圭璋特達瑞也璧琮有加往德也賈氏曰前陳幣不陳圭璧琮是以至此始言而復連言束帛玄纁以其是相配之物也敖氏曰凡以玉帛之屬為禮其於敵以上者皆曰享束帛加璧者束帛之上加以璧也加琮亦然此二束帛即鼎之所展而官載之者至是復取而合諸璧琮以見用之法也享束帛不言玄纁文省耳夫人之聘璋享璋謂君復以二器聘享主國夫人也聘享主而并及其夫人所以見敬愛主君之至也記曰君以社稷故在寡小君足以明之矣聘君用圭夫人用璋享君用璧夫人用琮尊

半之差也聘用圭璋以為信也享用璧琮以為禮也圭璋特達以其尊而幣不足以稱之璧琮有加以其降於圭璋可以用幣又以其將厚意也聘享夫人之禮惟聘則有之諸侯相朝無是禮也

遂行舍于郊歛廬

曲禮曰凡為君使者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舍于郊則不宿于家矣歛廬者就道也

右受命遂行

按纁有二種然言纁又言籍者承玉繫玉二種皆承藉王之義故言藉也但藉字又有一義曲禮云執玉其有藉者則賜無藉者則不謂無藉謂圭璋特達不加束帛常執圭

其人則襲也所謂有籍者謂璧琮加於束帛之上言執璧琮其人則賜也曲禮所云專指圭璋特而襲璧琮加帛而賜一條言之先儒乃以執圭而垂纁為有藉執圭而屈纁為無藉此則不然陳氏陸氏之言足以破先儒千載之惑矣蓋詳經文賜襲是一事垂纁屈纁又別是一事不容混合始焉賈人取圭垂纁授宰宰屈纁授使使垂纁授上介介垂纁授賈人是時授受凡四步有屈垂之文無賜襲之禮也至王國行聘禮賈人取玉垂纁授上介介不襲屈纁以授賈經明言不襲是有垂屈之文無賜襲之禮也及賓登堂襲執圭公襲受及公授玉宰而後賜降是主賓授受則襲既授宰王則賜故鄭註云凡當盛禮者以克美為敬非盛禮者以見美為敬此言則是也當主賓授受曾不見有垂屈之文聘畢還

玉帛既歸反圭又有垂屈之文而無禘襲
之禮蓋圭聘禮之重也主賓受玉禮之正也
方其受於賈人授於上介告擬行之禮及贊
禮者之事故辨垂屈以章其文主賓受玉焉
禮之正故辨禘襲以致其敬及歸反玉又以
垂屈為文而不以禘襲為禮豈非玉為禮
設反命非禮之正乎兩義不同各有其宜自
鄭說始差熊皇從而傳會之而經意始泯然
幸而經文燦然終不得而汨之也

若過邦至于竟使次介假道束帛將命于朝曰

請伸奠幣

過他邦必行假道之禮以來帛致命次介將
之因請伸已道路所當自行處也必

以禮假道也

下大夫取以入告出許遂受幣

敖氏曰君許乃可受之受幣蓋亦有辭文不
具耳於其奠幣未即受者不必其君意也

餼之以其禮上賓大牢積唯芻禾介皆有餼

李微之曰賓大牢則介不得用大牢積唯芻
禾則無米可見矣敖氏曰以牲之生者與人
曰餼賓則太牢上介則少牢群介則特牲也
米禾薪芻皆謂之積積唯芻禾是無薪與米
也上賓有積上介以下未必有之此餼積唯
若是所以降於主國之禮賓也然以此而待
過客亦不為不厚矣

士帥沒其竟

上文請其帥道故以
工帥之盡其境而退

誓于其竟賓南面上介西面象介北面東上吏
讀書司馬執筴立于其後

此誓其從旅在途毋犯令也出使亦有司馬
所以繩緝下人鄭氏曰此使次介假道止
誓也賓南面專威信也史於象介之前此
讀書以勅告于上衆為其犯禮暴掠也
行帥從御行旅從司馬主軍法者執筴示
賈氏曰此誓當在使次介假道之時言之
在士帥沒其竟之後言之者以上文繫之
禮此更知本而言之也故氏曰昭六年楚

子棄疾聘晉過鄭禁芻牧採樵不入田不樵
樹不采藝不抽屋不強旬誓曰有犯命者君
子廢小人降此所
誓者其類之乎

右假道一曰過
他國

未入竟壹肄

未入所聘之國竟先肄
習聘之威儀

為壇壇畫階惟其北無宮

賈氏曰觀禮與司儀同為壇三成宮方三百
步此壇止壇土為之無成又無尺數是象之
也不壇土畫外垣是無宮也故氏曰築壇而
卑曰壇壇為壇壇象堂也壇卑故畫地為階

必畫階者習升降之儀也帷其北象房室以爲堂深之節無宮謂不爲外垣亦不以他物象之也

朝服無主無執也

不立主人不執玉惟習其威儀而已

介皆與北面西上

賈氏曰大門外內及廟門內之威儀少故略之但習入廟門聘享布幣授玉之禮是以直云北面西上之位也

習享士執庭實

鄭氏曰士士介也庭實必執之者皮則有攝張之節

習夫人之聘享亦如之習公事不習私事

公事聘享致命之事私事私覲私面也

右習儀

及竟張壇誓

張壇與誓並如上文鄭氏曰張壇明事在此國也張壇謂使人維之

乃謁關人

古者竟上爲關入其境則謁關人禮也周禮

秦內補州縣田

關人問從者幾人

關人問從者人數為當其委積之具也

以介對

不以人數對但以所與受命者對謙也聘禮上公之使者七介侯伯之使者五介子男之使者三介以其代君交于列國是以貴之以介對則人數亦在其中也

右及竟

君使士請事遂以入竟

請猶問也問所為來之故既謂關人因止於竟未敢輒入而關人奔告於是君使請事而

密對遂別之以入也

入竟歛檀乃展

歛檀變於始入也展展幣也重其事故展視之周慎之至也

布幕資朝服立于幕東西面介皆北面東上賈人北面坐拭圭

展圭幣必朝服不敢褻也必布幕重其事必有華也乃開櫝而拭圭謂拂拭之也

遂執展之上介北面視之退復位

既拭乃執而展之上介北面視之

退

既展乃退而藏之于櫝

陳皮北首西上又拭璧展之會諸其幣加于左皮上上介視之退

會合也亦既拭璧乃執展之不言展幣者文略耳璧會諸幣上介乃視之貶於主且欲弁視幣也退退復位

馬則幕南北面奠幣于其前

馬亦在展列故在幕南亦以壁會於幣乃奠之

展夫人之聘享亦如之賈人告於上介上介告于賓

賈人既拭璋琮南面告於上介介於是乃東面以告賓亦所謂放而文之類放氏曰展璋如展之展琮如璧無以異告之者告展畢也既告乃退璧琮與皮幣

有司展群幣以告

群幣私覲及大夫者有司載幣者自展自告也有司自展既則以告上介介亦告于賓此皮幣蓋不陳於幕群君禮也群幣且展之則享幣可知

及郊又展如初

司馬法王國百里為郊

及館展幣于賈人之館如初

鄭氏曰館舍也遠郊之內有候館可以小休止沐浴展幣不于賓館者為主國之人有勞問已者就焉便疾也敖氏曰幣亦燕王而言展之於賈人之館展事將終禮殺而由便也自入竟至此允三展者以聘事將至而愈且一與主國卿大夫為禮則不假及此所以屢展而不厭其煩

右展一曰三展幣

賓至于近郊張壇

入近郊張壇者示將有事以白表也

君使下大夫請行及君使卿朝服束帛勞

鄭氏曰請行問所之雖知謙不必也士請事大夫請行卿勞彌尊賓也其服皆朝服

上介出請入告賓禮辭迎于舍門之外再拜勞

者不答拜

敖氏曰前士請事大夫請行亦當出請入告不答拜者凡為人使不當其禮下聘賓亦然敖氏曰賓禮辭以其用幣也上介以賓辭告勞者復傳言而入賓乃出迎若士請事大夫請行則上介出請入告而賓即出拜于門外不迎之以入以其不受幣也主不言出請入

而於此言之者禮簡者其文或略禮繁者其文必備經之例然爾

賓揖先入受于舍門內

鄭氏曰不受于堂此至於侯伯之臣使也公之臣受勞於堂賈氏曰下記云登聽命知受勞於堂

勞者奉幣入東面致命

東面者御賓也入入門左也致命致其君命也

賓北面聽命還少退再拜稽首受幣勞者出

北面聽命若君南面然

授老幣出迎勞者

賈氏曰大夫家臣稱老若趙魏老之類敖氏曰勞者出俟於門外上介出請勞者告事畢上介入告賓乃出迎而告以欲償之之辭老說見昏禮

勞者禮辭賓揖先入勞者從之乘皮設

鄭氏曰設於門內物四曰乘皮麋鹿皮敖氏曰先入西面勞者從入東面乘皮設亦宜在門外之西其於勞者之南歟

賓用束錦償勞者

償之也勞者之來又已之賓也敖氏曰聘禮凡大夫士所用之幣皆以錦蓋不敢與尊者

之幣同因事而用幣於賓謂之饋所以見殷勤也

勞者再拜稽首受

再拜稽首尊國賓也

賓再拜稽首送幣

賓亦再拜稽首答其禮也

勞者揖皮出乃退賓送再拜

前設乘皮此故揖從者執皮而出也敖氏曰勞者已就幣不可復執皮故揖執皮者欲其為已執之以出也公食云賓北面揖執皮實以出然則此亦北面揖之出則幣與皮各有

受之者不言者可知也

夫人使下大夫勞以二竹簠方玄被纁裏有盖

其實棗蒸栗擇蕪執之以進

鄭氏曰使下大夫下君也竹簠方者器名也以竹為之狀如簠而方如今塞具簠簠外圓內方曰簠內圓外方曰簠蕪猶兩也右手執棗左手執栗敖氏曰夫人使勞之者以其亦奉命聘享已也竹簠而方變於食器也古者盛黍稷之簠以瓦為之後或用竹制亦不方是其異於此者也蒸飩之也擇治之謂去其皮也蕪執之者左手執棗右手執栗歟

賓受棗大夫二手授栗

賈氏曰授受不游手慎之也賈氏曰初兩手俱用既授棗而不兩手共授栗則是游暇一
手爲不
慎也

賓之受如初禮

如鄉勞
之儀

儻之如初

君使以束帛夫人使以棗栗勞賓賓儻之皆以束帛乘皮者亦輕財重禮之意也

右請行郊勞

下大夫勞者遂以賓入

以賓入者
道之入也

至于朝主人曰不腆先君之祧既拚以俟矣

條切拚
方問切

鄭氏曰賓至外門下大夫入告釋此辭主人者公也不言公而言主人主人接賓之辭明至欲受之不敢稽賓也遷主所在曰祧言祧者祧尊而廟親待賓客上尊者敖氏曰祧者廟堂以北之稱拚洒掃也受聘於廟故其言若此蓋緣賓意欲速達其君命也

賓曰俟問

問音

鄭氏曰賓之意不欲奄卒主人也且以道路
悠遠欲沐浴齊戒俟問未敢聞命敖氏曰問

也言此者謂已雖欲速達君命亦不可不
俟主人之暇是亦緣主人意而為之辭大禮
而倉卒受之
非人情也

右至朝

大夫帥至于館卿致館

賓至此館主人以卿禮致之所以安之也賓
言俟問然後致館亦尚辭讓也大夫即鄉者
以賓入者帥道賓至於館也致如致爵之致
致館以君命致此館於賓也

賓迎再拜卿致命賓再拜稽首卿退賓送再拜

鄭氏曰卿不俟設殮之畢以不用束帛致故
也不用束帛致之者明為新至非大禮也

子曰此致止謂致館耳章首目其事而下詳
其節也上無殮字而但云致命註疏何以見
其為致殮耶詳又見下章敖氏曰致命者致
其君致館之命也致命于門外者以無幣也
致館不以幣而在門外亦與周官異司儀職
言公侯伯子男之臣相為國客致館如郊勞
之儀是亦
於堂也

右致館

朱子曰註疏云燕致殮今按非是詳見上下
文司儀云諸公之臣相為國客致館如初之
儀鄭云如郊勞也不償耳侯伯之臣致館于
庭不言致殮者君於聘大夫不致殮也下記
曰殮不致賓不拜賈氏曰鄭知不償者本經
館無束帛賓亦無償知此亦然也君於聘

大夫不致殮者本經致館之下即云宰夫設殮此致館下亦不云致殮是五等之臣皆無殮也○記曰鄉館于大夫大夫館於士士館于工商管人為客三日具沐五日具浴

宰夫朝服設殮

敖氏曰宰夫士也以奉君命故亦朝服徒有食而無他饌曰殮王藻曰不食肉而殮是也二者所指雖殊義則同耳此禮用太牢其上禮亦因以為名

飪一牢在西鼎九羞鼎三腥一牢在東鼎七

鄭氏曰中庭之饌也饌在西腥在東象春秋也鼎西九東七九其鼎實與其陳如陳饗餼羞鼎則陪鼎也以其實言之則曰羞以其陳言之則曰陪賈氏曰鼎西九東七者九謂正鼎九牛羊豕魚腊腸胃膚鮮魚鮮腊東七者腥鼎無鮮魚鮮腊故七如陳饗餼者如其死牢敖氏曰牢太牢也太牢牛羊豕各一也飪鼎九腥鼎七乃皆云牢者至於牛羊豕也飪在西腥在東以西為尊也腥減二鼎亦明其輕於飪也此殮牢二不視其饗餼之死牢者別於朝君之禮也

堂上之饌八西夾六

八六者豆數也凡饌以豆為本堂上八豆八六六兩簋八壺西夾六豆六簋四銅兩簋

陳亦如饗饋

門外米禾皆二十車

禾稟實并刈者諸侯之禮車米視生牢禾視死牢車十車大夫之禮皆視死牢而已雖有生牢不取數焉米陳門東禾陳門西

薪芻倍禾

各四十車凡此之陳亦如饗饋

上介飪一牢在西鼎七羞鼎三堂上之饌六門

外米禾皆十車薪芻倍禾

西鼎七無鮮魚鮮腊

衆介皆少牢

亦飪在西鼎五羊豕腸胃魚腊新至尚執堂上之饌四豆四簋四鉶四壺無簋賈氏曰知鼎五者以賓九上介七衆介當五降殺以兩

右設殮

厥明訝賓于館

以君命迎賓謂之訝

賓皮弁聘至于朝賓入于次

鄭氏曰服皮弁者朝聘主相尊敬也諸侯視朝皮弁服入于次者侯辨也次在大門外之西以帷爲之敖氏曰皮弁者放其君相朝之服朝聘必用皮弁者宜加於朝服一等也侯國君臣日朝朝服視朝乃皮弁

乃陳幣

有司入于主國廟門外以布幕陳幣如展幣焉圭璋賈人執擯而侯敖氏曰惟幣陳之主璋璧琮皆在擯也事至乃出

右賓至朝

卿爲上擯大夫爲承擯士爲紹擯擯者出請事

承紹云者昔有爲之先之辭周禮言天子之擯者於上公則五人侯伯則四人於子男則三人皆以朝者之爵爲差此但言上擯承擯紹擯而不言其人數則是諸侯之擯三人而已不以已爵及朝聘者之尊卑而異所以別於天子也此擯雖有三人惟上擯專相禮事乃必立承紹者所以別於諸臣也擯者上擯云請事則爲上擯可知請事云出則擯者常近於君所矣請事之辭蓋曰寡君使某請事是時賓即位於西方東面介立于其東南北而西上擯者東方西面請事賓對擯者乃入告於公矣諸侯相朝則上擯傳主君之命以請于上介上介以告于朝君又以朝君之命告于上擯所謂交擯也聘賓臣也故親對而不交擯云出請事而不云入

皆自文也後多放此
三十三
四百二十

公皮弁迎賓于大門內大夫納賓

敖氏曰於此乃迎賓于大門內則足擯者出請事之時公猶未出中門也大門內者其在門右西面歟此大夫亦謂上擯也云納賓則為上擯可知故變言大夫與卿為上擯之文互見以明卿亦謂之大夫也此與上經言擯者之意略同皆錯綜其文以見義爾左傳列國大夫或見其名或見其字與蓋蓋得此法也納賓亦西面卿之其辭蓋曰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既則道之以入於公之迎賓也諸擯皆從之上擯出納賓而承擯紹擯則皆立干門東北面

賓入門左

賓入門左當東面鄉公介亦立于其東南北西上上擯亦入門而右王藻曰賓入不中門不履闕又曰公事自闕西正謂此時也

公再拜賓辟不答拜

賓入門左而公乃拜之是西面拜迎於入門右之處明矣公迎大夫乃再拜者尊國賓也賓不答拜不敢以賓自處也

公揖入每門每曲揖

鄭氏曰每門輒揖者以相人偶為敬也凡君與賓入門賓必後君介及擯者隨之並而鴈行既入則或左或右相去如初王藻曰君入門介拂闕大夫中振與闕之間士介拂振賓入不中門不履闕此賓謂聘卿大夫也門中

門之正也。不敢與君並由之敬也。介與擯者
馬行卑不踰尊者之迹。亦敬也。賓之介。儲主
人之擯。賈氏曰。諸侯三門。皋廡路。則應門為
中門。左宗廟。右社稷。入大門。東行。即至廟門。
其間得有每門者。諸侯有五。廟太廟。居西。二
昭居東。二。穆居西。廟皆別門。門外西邊。皆有
南北。隔牆。隔中夾。通門。若然。祖廟。已西。隔牆
有三。則閣門。亦有。三。東行。經三門。乃至大門。
廟門中。則相逼。入門。則相遠。是以每門皆有
曲。即相揖。故每曲揖也。言比君與賓。入門。賓
必後君者。非只聘享。向祖廟。若饗食。向禰廟。
燕禮。向路寢。皆當然也。自君入門。至不殺闕
亦是通法。又曰。以一闈言之。君最近闈。亦拂
之。而過上介。則隨君而行。拂闈。而過。所以與
君同行者。臣自為一列。至君既出。迎賓。若
與賓。金入。主君於東闈之內。賓於西闈之內。

並行而入。上介於西闈之外。上擯於東闈之
外。皆拂闈而入。次介。次擯。皆大夫中。張與闈
之間。末介。末擯。皆士。各有拂。振如是。得君入
中門之正。上擯。上介。俱得拂闈。又得不踰尊
者之迹矣。門中門之正者。兩闈之間。一甲不
踰尊者之迹。士以大夫為尊。大夫以上。介
為尊。上介以君為尊。朱子曰。按江都集禮廟
制。諸侯立廟。宜在中門之外。之左右者。宗廟
之制。外為都宮。內各有寢廟。別有門垣。大祖
在北。左昭。右穆。以次而南。此與疏之說不同。
未知孰是。門闈之說。與王藻註疏亦不同。今
見下記。敖氏曰。諸侯三門。庫雉路。則庫門為
大門。左宗廟。右社稷。入大門。東行。而至廟。此
每門指閣門。與廟之中門而言也。諸侯有五
廟。太祖之廟。最東。高祖而下之廟。以次而西。
廟各有大門者。有中門。有廟門。中門外兩邊

皆有南北隔墻墻中央通閣門故入諸侯之
廟必有每門也每門揖者主人至每門則揖
而先入也每曲揖者於曲處則揖而折行也
天子之廟各有五門與其寢同是諸侯亦有
三門也康王受命于廟出廟見諸侯乃云王
出在應門之內則天子諸侯廟門之名數可
見矣天子五門臯庫雉應路路
門寢門也其於廟則曰廟門

及廟門公揖入立于中庭

敖氏曰廟未詳其為何廟以差言之則受天
子之聘宜於大廟受諸侯之朝若聘其於高
祖而下者歟公揖賓而入禮之也凡主人與
賓揖而入門者有二義俱入則為道之自入
則為禮之公先入俟賓於內也擯者隨公為
行而入負東壁東上中庭東方南北之中入

侯於門內公立蓋西面

賓立接西塾

明側之堂謂之塾接西塾者在其南而東上
也立於此俟時而執王也介立於西南東面

北

右迎賓

一合下章同
名行聘禮

几筵既設擯者出請命

上文云先君之祧既拊以俟至此乃設几筵
以受其聘命鄭氏曰有几筵者以其廟受宜
依神也按上入竟士請事近郊下大夫請行
皆謙問不敢必來已國不正言之至此正問

之而言請命是其事至言信矣敖氏曰賓至廟門乃設几筵君禮也請命請致其君命也

賈人東面坐啟櫝取圭垂纁不起而受上介

至尊不與幣同陳故事至乃取之上介受圭於其左亦東面

上介不襲執圭屈纁授賓

鄭氏曰上介北面受圭進西面授賓不襲者以盛禮不在於已也屈纁并持之也曲禮也執玉其有藉者則禡無藉者則襲敖氏曰襲而執圭者惟賓與主人行禮者二人耳故上介不襲而執之必言之者燕聘時執玉者必襲也授賓東面於其右

賓襲執圭

鄭氏曰執圭盛禮而又盡飾為其相蔽也王藻曰服之襲也克美也賈氏曰臣於君所合禡以盡飾今既執圭以瑞為敬若又盡飾而禡則掩蔽執王之敬故不得禡也敖氏曰襲謂襲上衣不見禡衣也聘以圭為尊以襲為異王藻曰禮不盛服不克襲而執圭以行禮欲其稱也不言垂纁可知也

擯者入告出辭玉

敖氏曰辭之者以其禮太崇也此辭亦禮辭耳賓對則擯者復以入告而出納賓也辭對之言春秋傳有焉按文公十二年秦使西乞術來聘襄仲辭玉曰君不忘先君之好昭臨魯國鎮撫其社稷重之以大噐寡君敢辭玉對曰不腆敝噐不

足辭也寡君欲徼福於周公魯公以事君不
腆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諸執事以為瑞節
要結好命所以藉寡君之命結二國之好是
以敢致之

納賓賓入門左

賓此時猶待納而後入敬之至也

介皆入門左北面西上

隨賓入也介無事止於此

三揖

君與賓也入門將曲揖既曲北面又揖當揖
揖故氏曰於賓入門左而揖參分庭一在左

而揖又皆行至於參分庭一在北而揖是三
揖也賓至四方之中庭公乃與之皆行

至于階三讓

公必讓升者賓之也

公升二等賓升西楹西東面

公升二等賓乃升臣也西楹西言其東西節也當在楹西少北

擯者退中庭

以公宜親受賓命不用擯相至是而退立于
中庭則是擯者從公而立于階不可知矣

賓致命

致其君之命也

公左還北鄉擯者進公當楣再拜

擯者進什辭於賓相公拜也公必退乃進者禮以變為敬也必待擯者進之然後拜尊者之禮尚多儀也左還乃當楣則公鄉者亦當東楹少北矣以此見賓立之處必不正在楹西也此拜為將受玉

賓三退負序

三退三逡遁也不言辟者以將授玉也與尊者授受於堂禮重故其儀如此再拜之間賓九三退見其頃刻不敢安也三退則負序而立矣此拜非為已然然猶不敢自安若是敬之也

公側襲受玉于中堂與東楹之間

鄭氏曰側猶獨也言獨見其尊賓也中堂南北之中也入堂深尊賓事也東楹之間亦以君行一臣行二敖氏曰側襲尊賓也襲不著其所是於拜處為之也此受王之儀公西面東賓東面授也東楹之間四分楹間一在東也九在堂上授受贊幣之禮敵者則在兩楹之間主人尊則於東賓尊則於西又皆于遠近為差此聘君於主君其尊同聘君之命宜降於主君一等故使者就主君於東楹之間而授玉也中堂者其九授受贊幣者南北之節歟

擯者退負東塾而立

及其位無事也負東塾則其位在士之東矣

賓降介逆出賓出

逆出由便也賓出聘事畢也

公側授宰玉

授王於上公尊王也公受玉時垂纁宰既受之則屈纁矣

禴降立

鄭氏曰禴者免上衣見禴衣當盛禮者以克美為敬非盛禮者以見美為敬禮尚相變也

玉藻曰裘之禴也見美也故氏曰禴者免上衣而見禴衣也朝祭之衣以禴為裳故當盛禮則襲以為敬而盛禮畢則禴而復其常也凡禴衣不必與上衣同

右聘一曰行聘禮

記曰卿大夫訝大夫士訝士皆有訝又曰宗人授次次以帷少退于君之次朱子曰按周禮幕人掌相會其帷幕掌次掌張幕此宗人字恐誤司儀曰諸公之臣相為國客及將幣旅擯三辭拜逆客辟三揖每門止一相及廟惟君相入三讓客登拜客三辟受幣下出每事如初之儀曲禮曰君入門介拂闈大夫中帳與闈之間士介拂帳賓入不中門不履闈公事自闈西私事自闈東大夫見於國君君拜其辱君若迎拜則還辟不敢荅拜唯大聘

禮記卷之十一
有凡筵。○禮不拜至。○辭無常孫而悅辭多則史少則不達辭苟足以達義之至也。辭曰：子以君命在寡君，君拜君命之辱。○土介執圭如重授賓，賓入門，皇升堂，讓將授，志趨授如爭承，下如送，君還而後退，下階，發氣怡焉。可三舉足，又趨及門，正焉，執圭入門，鞠躬焉。如恐失之，皇且行人門，主敬升堂，主慎允執圭，器執輕如不克，執圭器操幣，圭璧則上，左手行不舉足，車輪曳踵。

擯者出請賓，謁奉束帛加璧享，擯者入告出許。

請即所謂請命也。璧降於圭，故謁而奉之。許之者，既受其大，則不必辭其細也。賓出則謁矣。言於此者，亦因事見之。許其入其辭，蓋如納賓。

庭實皮則攝之，毛在內，內攝之入設也。攝之

鄭氏曰：皮虎豹之皮，攝之者，右手并執前足，左手并執後足，毛在內，不欲文之，豫見也。內攝之者，兩手相鄉也。入設亦參庭，一在南，賈氏曰：郊特牲曰：虎豹之皮，示服猛也。束帛加璧，往德也。敖氏曰：入設亦設於西方，而西上攝說見士昏。

賓入門，左揖讓如初。

此時介亦入門左。

升致命，張皮。

張者，釋皮之外足見文也。

公再拜受幣士受皮者自後右客

再拜受幣儀亦如初受幣亦兼受玉而言從東方來由客後而西居其左而受皮也執皮者既授亦自前西而出

賓出當之坐攝之

敖氏曰賓降而當皮之西士乃坐攝之

公側授宰幣皮如入右首而東

鄭氏曰如入左在前皮右首者變於生也賈氏曰如入左在前者皮四張三人入門時先者北面在左西頭為上餘取皮向東者亦左在前向東為次第也云皮右首者變于生者

也曲禮云執禽者左首士相見執用雞左首奉之下大夫執鴈上大夫執羔如執雉皆左首敖氏曰右當作左士昏皮左首此亦宜然入時不言左首故此因見之東適東壁也亦逆退此庭實之儀當與昏禮參看

右享

記曰及享發氣焉盈容衆介北面踰焉○凡庭實隨入左先皮焉相問可也實之幣唯馬出其餘皆東○若君不見使大夫受自下聽命自西階升受負右房而立賓降亦降不禮

聘于夫人用璋享用琮如初禮

鄭氏曰如公立于中庭以下敖氏曰聘享皆致聘君之命也夫人不可以親受君代受之

其受之之禮則皆與已之所受者同以夫妻
一体也不言束帛加琮者省文

右聘享于夫人

辭君以社稷
故在寡小若

若有言則以來帛如享禮

有言有所告請也記曰有故則束帛加書以
將命傳臧孫辰告釋于齊公子遂如楚乞師
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皆是也無庭實
也敖氏曰若有言但聘以達之故卒聘而行
此禮也此如秦伯使西乞術來聘且言將伐晉之類

右因聘有言

擯者出請事賓告事畢

上云請命此云請事者以
其將命之禮已畢也

賓奉束錦以請覲

卿大夫見國君當贊羔今聘禮已畢而私覲
與平日見國君不同故以束錦覲者以卑見
尊之彌伸其私敬也

擯者入告出辭

主人辭不敢當
且欲先禮賓也

請禮賓禮辭聽命擯者入告

請禮之禮當作醴是禮主於醴故雖幣猶以醴名之辭蓋曰予以君命辱于敝邑寡君有不腆先君之禮請醴從者賓曰使臣既得將命矣敢辭曰寡君固曰不腆敢固以請曰其辭不得命敢不敬從

宰夫徹几改筵

將醴賓徹神几改布賓席也賓席東上公食曰蒲筵常緇布純加萑席尋玄帛純此筵上下大夫也司几筵有五几卿大夫漆几

公出迎賓以入揖讓如初

鄭氏曰公出迎者已之禮更端也賈氏曰前聘享俱是公禮故聘訖而享公不出迎

實是私禮故云更端而出迎也愚按疏云私禮非也亦公禮也但前者之禮享聘賓禮也此之醴主國之禮也故曰已之禮更端也

公升側授几于序端

敖氏曰公升亦如初也公與賓升皆北面當楣而立不拜至醴賓之禮當拜至此不者其辟朝君之儀禮歟周官司儀言諸侯相朝之禮云登再拜下云儼亦如之則其儼禮拜至可見矣

宰夫內拂几三奉兩端以進

內拂不欲塵坻尊者也先言拂乃言奉是拂時几猶在地也奉兩端橫執之至設時乃緇

也宰夫橫執几而奉兩端別於賓主也賓主授受則各執一廉進進于序端南面以授公

公東南鄉外拂几三卒振袂中攝之進西鄉

宰夫既拂几公又親重拂之敬也卒謂所拂也振袂去塵也中攝之謂二手於几之中夾攝之也授几而中攝之亦君禮異也進西鄉于逆前賓是時猶在西階上北面

擯者告賓進訶受几于逆前東面俟

公攝几西鄉擯者以告于賓時尚未設几也俟公拜乃設之

公壹拜送賓以几辟

公一拜送賓以几一拜者送几之常禮也賓不敢當故辟

地主璋特達所以為德天下莫不貴之所以為道凡此皆精而為天道也七者合而言之皆謂之德君子所貴以此德也溫者德之始言始所以見終論語言孔子之三德則始于溫變教胄予以四德亦始于溫詩亦曰溫溫恭人惟德之基古人用玉皆象其美圭彰特達用其能達于德也已聘而還圭璋已朝而而班瑞此皆古人之為器而用玉之美者也古之善比君子于王者曰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曰琢追其韋金玉其相曰如圭如璋曰有美玉于斯曰玉振曰瑾瑜匿瑕曰如玉如瑩爰變丹青此古人比君子玉也石梁下氏曰因聘禮用玉故論王之德以結此篇

禮記卷之十六 終

此放也其致之禮比放獻乘禽也禽羞成熟
有齊和者俶獻四時珍美新物言其始也
也聘義謂之時賜

歸大禮之日既受饗餼請觀訝帥之自下門入

鄭氏曰聘於是國欲見其宗廟之好百官之
富也尊大之焉帥猶道也從下下門入遊觀
非正也敖氏曰歸大禮之日即聘日也是日
所行之禮自聘以至於介之私覲凡十餘節
以大繁言之亦必至於日幾中而后畢既而
又有受饗之事已受饗又以祭其祖禩如饋
食之禮由是觀之則日暮人倦可知矣乃復
請觀何哉且問卿之公事未舉而私為遊觀
亦非禮也記
必誤矣

必誤矣

各以其爵朝服

鄭氏曰此句似非其次宜在允致禮下絕欄在此

士無饗無饗者無摯

鄭氏曰謂歸餼李寶之曰摯作儻敖氏曰君不致饗於士士不實君之使皆禮之當然無儻不為無饗也

大夫不敢辭君初為之辭矣

賈氏曰賓聘享訖出大門請有事於大夫君禮辭許是君初為之辭故卿不辭也鄭氏曰此宜在明日問鄉大夫下朱子曰今依註移入問鄉下放氏曰此上蓋有闕文

凡致禮皆用其饗之加籩豆

鄭氏曰凡致禮謂君不親饗賓上介以酬幣致其禮也其實與上介加籩豆謂其實也亦實於饗筐饗禮今亡賈氏曰上經唯有賓介皆有食饗士介不言故知惟賓與上介按春秋傳晉侯享季武子有加籩武子拜宣子曰寡君以為騷也是加籩之意已定于未饗之先君不私饗而歸之嫌加者不致故云然或曰禮上有饗字

無饗者無饗禮

士介無饗禮此與無饗者無儻意同

凡餼大夫黍梁稷筐五斛

賈氏曰君歸饗餼于賓上介筭米小而多者是尊者所致以多噐爲榮今大夫致禮於賓介噐寡而大是畧之於卑也

既將公事賓請歸

鄭氏曰謂已問大夫事畢即請歸也不敢自專謙也主國留之饗食燕獻無日數盡殷勤也敖氏曰不欲久溷主國也

比賓拜于朝訝聽之

拜拜賜也唯稍不拜訝聽之異於已臣也經云賓三拜乘禽於朝訝聽之遂行舍于郊又司儀云明日客拜禮賜送行是臨行大小賜皆拜唯米廩芻薪等不拜也

燕則上介爲賓賓爲苟敬

敖氏曰饗食之禮君親爲主故以賓爲賓尊賓也今與臣燕則宰夫爲獻主故不以賓爲賓而以爲苟敬亦尊賓也此苟敬之位在下階西北面餘並見燕禮記云

宰夫獻

燕禮輕故君與臣燕則不親爲主而使宰夫獻所以明君臣之義也此與他國之臣燕亦用此禮者所以別於其君也

無行則重賄反幣

鄭氏曰無行謂獨來復無所之也必重其賄與反幣使者歸以得禮多爲榮所以盈聘君

之意也反幣謂禮玉束帛乘皮所以報聘君
之享禮也秦西乞聘于魯辭孫而悅讓仲曰
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厚賄之此謂重賄反幣
者也賈氏曰此特來非歷聘也吳公子札聘
於上國聘齊聘魯是為有行也敖氏曰於反
幣之外又重賄之吞其特來之厚意也即贈
幣也贈幣為報其私覲故云反必
言反幣者嫌重賄則不必贈也

曰子以君命在寡君寡君拜君命之辱

此贊君拜
聘享辭也

君以社稷故在寡小君拜

此贊拜夫人聘享辭也言君以社稷故者夫
人與君體敵不敢當其惠也其卒亦曰寡君

拜命
之辱

又拜送

送賓也其辭盖曰子將有行寡
君敢拜送宜在上君館之下

賓於館堂楹間釋四皮束帛賓不致主人不拜

鄭氏曰賓將遂去是館留禮以禮主人所以
謝之也不致不拜不以將別崇新敬也敖氏
曰必釋於此者明為館故也皮亦在堂禮之
變也不致不拜者賓主各有當為主人之嫌
難乎其為
授受也

大表來使無罪饗之

無罪謂無失誤聘義曰使者聘而誤主君弗
親饗食所以愧厲之也主國於賓有饗食燕
之禮但言饗者舉其重者言之也云來使者
與下文所謂過者相對立文也

過則餼之

此對上文言無罪固饗之若有過特餼之而
已不饗所以示罰也賈氏曰春秋之義聘賓
有罪皆
執之

其介爲介

鄭氏曰饗賓有介者賓尊行敵禮也賈氏曰
饗賓于廟之時還以其上介爲介上經上介
一饗一食則是從賓爲介之外復別饗也敖
氏曰此上當有饗賓之禮乃及此耳其亦有
關文歟饗賓君爲主人故以賓爲賓而上介
爲介若饗上介則上介爲賓而無介小聘使
者大夫其饗禮亦如之蓋士介
賤不可以與主君爲禮故也

有大客後至則先客不饗食致之

卑不與尊者齊禮此主
人待客隆殺之宜也

唯大聘有几筵

經於小聘云不几
筵其文已明

十斗曰斛十六斗曰數十數曰秉

鄭氏曰秉爲十六斛今江淮之間量名有爲
數者敖氏曰數與庾同量今文數作逾疑庾

逾

三百四十斗

謂一車之米
秉有五簸

四秉曰筥

此秉謂刈禾盈手之秉也筥擠名也若今萊
易之間刈稻聚把有名為筥者詩云彼有遺
秉又云此
有不斂擠

十筥曰稷十稷曰秬四百秉為一秬

稷音

鄭氏曰一車之禾三秬為千二百
秉三百筥三十稷也古文稷作稷

聘義

禮聘禮之義也

禮上公七介

也

此以明貴賤也介有多寡之義曰介
賓必右介以輔行也

介子男三介所以

敬之至也

介子男三介所以

敬之至也

介子男三介所以

諸侯相接以敬讓如是
豈復有相侵陵者乎

卿爲上擯大夫爲承擯士爲紹擯君親禮賓賓
私面私覲致饗餼還圭璋請贈饗食燕所以明
賓客君臣之義也

此以明賓客君臣釋立擯饗燕贈賄之義賓
之來聘有使有介主國之迎賓也則有上擯
承擯紹擯賓之聘也聘享之外有私面私覲
主國之待賓也有饗餼賄贈饗食燕使臣之
義則致其君臣之敬於所聘之君主君之義
則致其賓主之敬於來聘之臣也

故天子制諸侯比年小聘三年大聘

使者聘而誤主君弗親饗食也所以愧厲之也
諸侯相厲以禮則外不相侵內不相陵此天子
之所以養諸侯兵不用而諸侯自爲正之具也

此釋制諸侯大小聘禮之義呂氏曰上下不
交則天下無邦人道所以不能群也故先王
之御諸侯使之相交以脩其好必使之相敬
以至其交其相交也必求乎疏數之中故比
年小聘三年大聘也其相敬也必相厲以禮
故使者之誤主君不親饗食以愧厲之然後
仁達而禮行外則四鄰相親而不相侵內則
君臣有義而不相陵先王制禮以善養人於
無事之時多爲升降之文酬酢之節賓主有
司有不可勝行之憂先生未之有改者蓋以

養其德意使之安下而不憚也故不安于
愉情而安于行禮不耻于相下而耻于無禮
也天子以是養諸侯諸侯以是養其士大夫
上下交相養此兵所以不用天下平也節文
之多惟聘射養人之至者也諸侯自為正于
射禮聘禮二禮之義天子養諸侯之意為深
故其義皆曰兵不
用自為正之具也

以圭璋聘重禮也已聘而還圭璋此輕財而重
禮之義也諸侯相厲以輕財重禮則民作讓矣

此以輕財重禮釋以圭璋聘之義聘于君用
圭于夫人則用璋其行享禮于君則束帛加
璧于夫人則琮禮畢還其圭璋重之不敢受
也璧琮與帛皆財也受而不還故曰此輕財

重禮之義也○呂氏曰諸侯相厲以輕財重
禮則遠利而有耻所以民作讓

主君待客出入三積餼客於舍五牢之具陳於
內米三十車禾三十車芻薪倍禾皆陳于外乘
禽日五雙群介皆有餼牢壹食再饗燕與時賜
無數所以厚重禮也古之用財者不能均如此
然而用財如此其厚者言盡之於禮也盡之於
禮則內君臣不相陵而外不相侵故天子制之
而諸侯務焉爾

此以用財盡禮釋王國饋饗饗燕厚禮之義
三積五牢米禾薪芻乘禽饗燕時賜並解見
聘經言古之用財不能均者他處不能如此
之豐厚也然而于聘禮乃如此其厚是欲極
盡之于禮也於此盡之于禮所以諸侯相敬
相養君臣不陵而內外不侵然後家國安和
祥集諸侯務此以保其社稷
人民尚何用財豐厚之有

聘射之禮至大禮也質明而始行事日幾中而
后禮成非強有力者弗能行也故強有力者將
以行禮也酒清人渴而不敢飲也肉乾人飢而
不敢食也日莫人倦齊莊中正而不敢解惰以

成禮節以正君臣以親父子以和長幼此衆人
之所難而君子行之故謂之有行有行之謂有
義有義之謂勇敢故所貴于勇敢者貴其能以
立義也所貴于立義者貴其有行也所貴于有
行者貴其行禮也故所貴于勇敢者貴其敢行
禮義也故勇敢強有力者天下無事則用之於
禮義天下有事則用之於戰勝用之於戰勝則
無敵用之於禮義則順治外無敵內順治此之

謂盛德故聖王之貴勇敢有力如此也勇敢強有力而不用之於禮義戰勝而用之於爭鬪則謂之亂人刑罰行於國所誅者亂人也如此則民順治而國安也

此以強有力者之行禮釋聘禮文繁之義呂氏曰節文之多惟聘射之禮為然故曰至大禮也君臣父子長幼之義皆形見于節文之中人之所難我之所安人之所憚我之所敬故能行之者君子也君子自養其強力勇敢之氣一用之于禮義戰勝而教化行矣此國之所以安也射禮諸侯之射必先行燕禮卿大夫之射必先行鄉飲酒之禮則獻之節

至為繁縟故有酒清肉乾而不敢飲食者若有聘禮則受聘受享請觀然後酌醴禮賓無酒清肉乾之事特以節文之繁與射禮等皆至日幾中而後禮成故燕言之也

子貢問於孔子曰敢問君子貴玉而賤珉何也為玉之寡而珉之多與孔子曰非為珉之多故賤之也玉之寡故貴之也夫昔者君子比德於玉焉溫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剝義也垂之如隊禮也叩之其声清越以長其終詘然樂也瑕不揜瑜瑜不揜瑕忠也孚尹旁達

信也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于山川地也圭璋特達德也天下莫不貴者道也詩云言念君子温其如玉故君子貴之也

此以王之德釋聘禮用王之義馬氏曰能柔能剛能抑能揚能斂能彰而能脩精粗之美以粹天人之道者王之為物也能柔則温潤而澤所以為仁能剛則廉而不剝所以為義能抑則垂之如隊所以為禮能揚則其声清越所以長其終繼然所以為樂能斂則縝密以栗所以為智能彰則瑕不掩瑜瑜不掩瑕所以為忠尹孚于中旁達于外所以為信始之以仁而成之以信凡此皆粗而為入之道也氣如白虹所以為天精神見于山川所以為

北面設几不降階上答拜稽首

公拜畢北面設几賓不降於階上答拜公一拜而賓再拜稽首者公尊也不降者辟盛禮也

宰夫實解以醴加枲于觶而枋

鄭氏曰酌以授君也君不自酌尊也宰夫亦洗非實解以醴自東筭來不東擯不訝受也賈氏曰宰夫上授几時自下而升東筭今當亦然經不言者略賤也不言訝授者蓋面何賓宰夫來公傍側並授與公故不面然故氏曰宰夫酌醴而枋而並授贊者授觶之正禮也說見士冠

公側受醴

禮記卷之五十一 禮記卷之五十一 禮記卷之五十一

公受醴將以飲賓也公既受醴亦進筵前西北面

賓不降堂拜進筵前受醴復位公拜送醴

鄭氏曰賓一拜者醴質以少為貴故曰一拜亦受醴之通禮必著之者嫌賓拜也一拜稽首也賓於公乃不降而一拜亦受醴之儀也授几授醴其禮均而賓之拜不同於彼答公拜此則先拜不無輕重也位西階上北面

宰夫薦籩豆脯醢賓升筵擯者退負東塾

籩豆者一脯一醢之器也擯者退負東塾者時賓方有祭薦祭醢啐醴之儀其事稍久於此俟之凡擯者之退近則中庭遠則負塾皆視後事之久速以為節

有祭脯醢以柶祭醢三庭實設

賓方祭薦祭醢而庭實設此亦之節也庭實設于西方西上

降筵北面以柶蕪諸解尚撮坐啐醴

撮音

先左手執解右手以柶祭醢訖降筵北面乃以柶蕪并於解捧之蓋右手執柶并執解也尚撮以撮在上也必以柶蕪諸解者欲便於啐醴也必尚撮者欲便於達也

公用束帛

凡言用者皆敬而尊之之意醴賓而用束帛庭實禮之盛者

建柶北面奠于薦東

三禮集考言
上言燕柩尚擯則此建柩亦尚擯明矣故不
言及奠奠辭也

擯者進相幣

擯者向退負東執至此乃進而相賓相幣贊
其授受之禮也

賓降辭幣

不敢當
盛禮也

公降一等辭

辭者止其降
且不許其辭

栗階升聽命

前降而辭幣因公降一等辭故升而聽命下
文將受幣故又降拜也

降拜

為將
受幣

公辭

辭其降拜也公先已降
一等故於此不降

升再拜稽首受幣當東楹北面退東面俟

賈氏曰前行聘享時賓東面主君西面訝授
受但以奉時命故賓不北面此以主君禮已
已臣也於北面受也上受几受醴亦是已之
禮以禮成故不北面敖氏曰當東楹當其

北也其西也亦中堂受幣當東楹其視爲君將幣者送幣

公壹拜賓降也公再拜

鄭氏曰不侯公再拜者不敢當公之盛也公再拜者事畢成禮也敖氏曰公一拜而賓即降不敢安受尊者之拜因辟之而遂降也賓已降而公猶再拜者送幣之禮當然宜終之也此皆所以相尊敬也

賓執左馬以出

庭實有馬也賓親執之敬主人之賜也效馬者并左右勒授之敖氏曰左馬者上也故賓親執之然則主人之庭實亦設於西方而西上也主人庭實之位乃如賓者因賓禮也左執幣乃北面左執馬右還而出凡賓受主人禮其於庭實可以執則執之與主人之受禮異也賓出而公降立

上介受賓幣從者訝受馬

敖氏曰從者介賓之私臣也受馬云訝則幣命受矣受幣訝受馬皆變於賓主授受之禮也四馬皆訝受者賓既執左馬則余馬已悉爲賓物公之士代之牽出耳故從者與受之於賓同

右醴賓

賓覲奉束錦總乘馬二人贊入門右北面奠幣

再拜稽首

束錦十端也乘馬四馬也入門右以臣禮見也奠幣不敢授也北面再拜稽首致恭也公不答拜未敢受也總者以物合乘馬之入轡而牽之又用二人各居兩馬間各用左右手足扣一

擯者辭

辭其用卑者之禮

擯出

覲事畢而出亦不受其辭

擯者坐取幣出有司二人牽馬以從出門西面

于東塾南

取幣牽馬以出將還之也西面于東塾南向賓也

擯者請受

其辭曰寡君使某請受

賓禮辭聽命

賓受其幣贊者受馬姑受而再設也

牽馬右之入設

鄭氏曰旋實先設客禮也右之欲人居馬左任右手便也於是牽馬者四人事得伸也曲禮曰效馬效羊者右牽之敖氏曰云右之明牽者四人也二人受於有司而后四人牽之用四人則左先隨入而設於西方

賓奉幣入門左介皆入門左西上

此以客禮入
故入門左

公揖讓如初升公北面再拜

公揖讓如初升仍以賓禮見也先北面再拜以賓奠幣禮意隆也敖氏曰公升即當楹北面賓升西楹西東而公乃再拜公升不西而者以賓不爾覲也不爾覲降等者之禮也亦

以其鄉已奠幣拜於入
門右之位故爾

賓三退反還負序

敖氏曰反還者反西面而復東鄉也三退而反還愈不敢安矣聘時執玉故不敢反還

振幣進授當東楹北面

振幣去塵而進以示敬
也東楹北面禮愈恭也

士受馬者自前還牽者後適其右受

受馬自前便於牽也牽馬者以首也適其右受便所授也授已即自前而去也

牽馬者自前西乃出

賈氏曰四馬並北面牽馬者皆在馬西士既受馬其最西頭者便即出門不須由馬之前其次東三匹者皆由西於馬前而出故云牽馬者自前西乃出然三人而言也

賓降階東拜送君辭

鄭氏曰拜幣于階東以君在堂鄉之賈氏曰此言賓拜送幣者私覲已物故也前享幣不拜送者致君命非已物也

拜也君降一等辭

先階東拜送君已辭矣辭而仍拜故君降一等再辭教氏曰辭者止其又拜

擯者曰寡君從子雖將拜起也

君降再辭擯者尤恐賓未已拜也故為君申意其詞如此言雖將拜起也語溫而意懇矣鄭氏曰此禮固多有辭矣未有著之者是其志而煥乎賈氏曰唯此及公食皆著其辭煥然可見教氏曰君降一等辭而賓又將拜故擯者云然從謂從賓而降也公降一等耳乃云從者為臣降一等與敵者沒階之禮同也此禮擯辭多矣未有著之者是時賓主相接懼敬兩盡故特見之食禮亦然

栗階升公西鄉賓階上再拜稽首

賓因公降又有擯者之言乃已拜而升公西向則有俟拜之意矣賓乃成拜

公少退

賓降出公側授宰幣馬出

公降立

右私覲

記私覲愉愉如也出如舒焉

擯者出請上介奉束錦士介四人皆奉玉錦束

請覲

鄭氏曰玉錦錦之文繼緝者也有以文爲貴者後言束辭之便也

擯者入告出許上介奉幣儼皮二人贊

鄭氏曰儼猶兩也上介用皮變於賓也皮麋鹿皮賈氏曰賓用馬今介用皮故云變也

皆入門右東上奠幣皆再拜稽首

皆指衆介也贊者奠皮而出

擯者辭介逆出

擯亦辭其臣禮介亦以事異而出

擯者執上幣士執衆幣有司二人舉皮從其幣

出請受

亦如前卻賓之禮也

委皮南面

賈氏曰皮入右首右先故南面橫委於門中當門北上執皮者北面受之而乃入便也

執幣者西面北上擯者請受

請受請于上介也上言其次此言其位互文也

介禮辭聽命皆進訝受其幣

敖氏曰聽請受之命者上介也而士介亦皆訝受其幣者此時統於尊者而不敢異之也介既受幣贊者乃南面取皮

上介奉幣皮先入門左奠皮

鄭氏曰先皮者介隨執皮者而入也入門左介至揖位而立執皮者奠皮以有不敢授之義

公再拜

鄭氏曰拜中庭也不受于堂介賤也敖氏曰公拜蓋西面也

介振幣自皮西進北面授幣退復位再拜稽首

送幣

敖氏曰進者北行將至中庭與公稍相當乃東行反左而北面公還南面受幣也此發於入門左之位而云自皮西追則是允庭實皆設于西方參分庭一在南明矣介退公復西鄉介亦北面不受于堂者公尊則介禮宜遠別於賓也

介出宰自公左受幣

公不離位宰就而受之殺於賓禮也云自公左則受之於公可知

有司二人坐舉皮以東

有司至是乃舉皮亦異於授皮之節也

擯者又納士介

納者道其入也

士介入門右奠幣再拜稽首

鄭氏曰終不敢以客禮見

擯者辭介逆出擯者執上幣以出禮請受幣

辭

敖氏曰公於士介亦辭之者以其非已臣也奠幣者四人擯者惟執其上幣以出又但禮請受而已皆殺於上介也請者西面請於士介固辭者決不從命之稱也以其決不從命故士介賤則不敢辭而賓為辭之一辭而得遂亦可謂之固

公答再拜擯者出立于門中以相拜

公曷欲親受幣故不受其奠幣之拜上介終不敢授公乃答之公是時拜於東方之中庭而介位在門外之西則擯者相拜宜西北面也

士介皆辟

士介辟不敢當公拜也辟者所以為敬且明其拜之至於已也

士三人東上坐取幣立

俟擯者執上幣來也

擯者進

進至中庭以上幣示公

宰夫受幣于中庭以東

賓幣公側授宰夫上介幣宰夫受于左士介幣宰夫受于右

執幣者序從之

士三人從宰夫也

右介私覲

曲禮曰君於士不蒼拜也非其臣則蒼拜之

擯者出請賓告事畢

擯者入告公出送賓

既告事畢知當必出故公送也

及大門內公問君賓對公再拜公問大夫賓對

鄉以公禮將事無間可問至此乃問君居處何如序殷勤也時承攢紹攢亦於門東北面東上上攢往來傳君命問君曰君不恙乎對曰使臣之來寡君命臣于庭拜拜其無恙公拜賓亦辟問大夫曰二三子不恙乎對曰寡君命使臣于庭二三子皆在

公勞賓賓再拜稽首公荅拜公勞介介皆再拜

稽首公荅拜勞去

勞其道路之勤曰道路悠遠客甚勞勞介則曰二三甚勞

賓出公再拜送賓不顧

公既拜客趨辟之君令上攢送賓出及告曰賓不顧矣凡主人拜送賓賓皆不顧經不直

見之也於此見之明於尊者之禮如此則其餘可知

賓請有事於大夫公禮辭許

不請於公而私交於大夫非禮也既聘於公而無所及於大夫非情也將問於大夫而必先請於公明其以公故而問之也上文公問君不恙乎次亦及於大夫君臣一體故也先王制禮之意密矣

右賓出公送

司儀諸公之臣相為國客出及中門之外問君客再拜對君拜客辭而對君問大夫客對君勞客客再拜稽首君荅拜趨辟曲禮大夫士見於國君君若勞之則還辟再拜稽首

賓即館

即就也

卿大夫勞賓賓不見

公事未行故不敢當其勞已之禮而不見也

大夫奠鴈再拜上介受

大夫亦燕卿言也大夫却於室之門外東面奠鴈上介受之亦東面勞賓用鴈者繼於相見也大夫用鴈亦非以其贄之義因卿禮耳

勞上介亦如之

文化庫

禮記卷之...

人

七

